



Michael Schumac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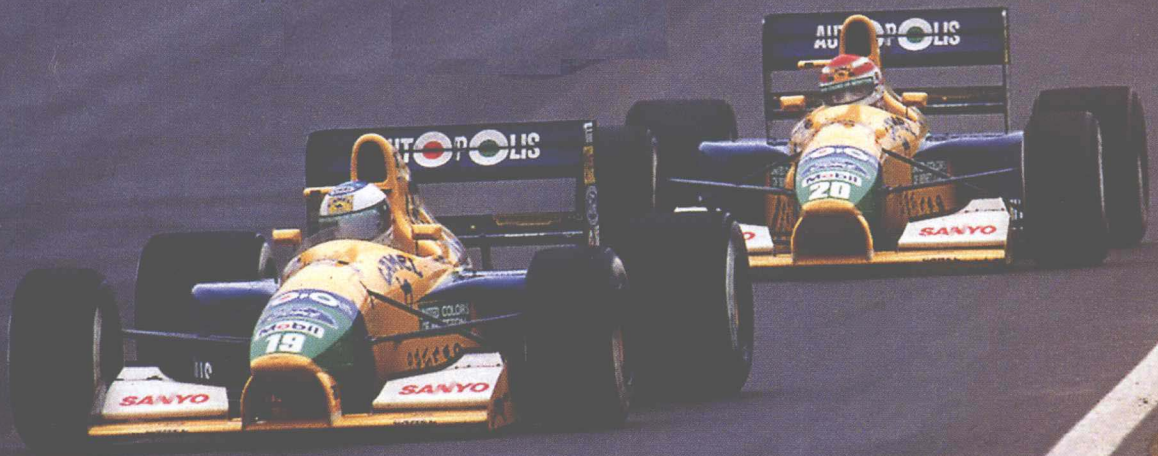
[德]卡琳·思图门 著
刁晓瀛 译



舒马赫



Michael Schumacher





车神舒马赫

[德]卡琳·思图门 著

刁晓瀛 译



目录



2002 年赛事

——三连冠



徘徊在敬佩 与敌视之间

——舒马赫与塞纳



法拉利

——奇迹并不短暂



彪炳史册 的红色团队

——及其将帅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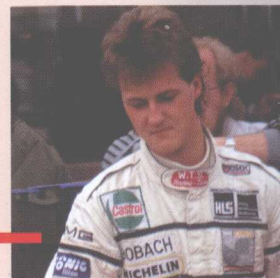
前言



9

采沙场， 开蓬

——一个并非理想的起点



27

47

贝纳通

——两番夺冠，
众多怀疑，几许曙光



63

83

银石赛道

1999

——挫折还是转折



97

103

111

请说意大利语

——德国与意大利的关系





赛道上的竞争对手

117

——人们是如何为自己树敌的



孤掌难鸣

129

——背后的支持者



考琳娜和他们的孩子们

135

——舒马赫的世外桃源？



空前！绝后？

139

——2003年记事

147

车迷热，崇拜狂，财富旺

——舒米，新潮流的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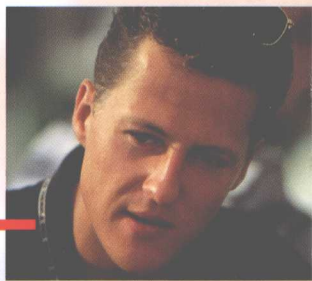
手足之情，名位之争

——兄弟间的爱，厮杀以及帮助



余音

——思想，地位与未来



统计

——显示在数字里的成就





前言

在 F1 方程式赛有史以来造就的大牌冠军的行列中，米歇尔·舒马赫 (Michael Schumacher, 又译迈克尔·舒马赫。本书按德文音译。) 的位置究竟何在？就一个五次 F1 年度冠军的荣获者^①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属自然。以往的每一位 F1 大牌冠军都拥有他自己特殊的风格和准则，并由此从芸芸车手中脱颖而出，开启了他的时代。

法国车手阿兰·普罗斯特 (Alain Prost) 自始至终像一位政治家，他对事物背后的内

幕和诡计的掌握，就如同他对自己细腻、优美、冷静和精明的驾驶方式的掌握一样深刻完美。凭借其机智的风格，普罗斯特不露声色地成为 F1 方程式历史上最成功的车王之一。巴西车手埃尔顿·塞纳 (Ayrton Senna) 以他超凡的神力，使他人甚至他的厄运黯然失色。这位完美主义者无论在赛场上还是赛场外，都把他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的多样性升华为一种艺术。当他驰骋赛场时，他能驾驭一切，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他有时富于攻击性，横冲直撞；有时则拘谨

① 舒马赫在 2003 年获得了他的第六个年度总冠军。——译者注



克制，以静制动。这种人格的多面性不仅在比赛里，而且也在他的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示。

在F1的大牌冠军中，米歇尔·舒马赫的特征鲜明突出，那就是：咄咄逼人。立足其不可思议的驾驶天赋，舒马赫在疆场上充分展示了他那咄咄逼人的本性，从而五次摘取了赛季冠军，但也因此痛失了1997年夺冠的良机。自然，这种咄咄逼人为他带来的不只是友情。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舒马赫将其咄咄逼人的本性与严格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以及贯彻能力融为一体，并提炼为他独具个性的成功秘方。

近年来，我一直对他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我无法想象，还能找到类似舒马赫这样的车手：不光能对车队内部施加必需的压力，以消除了法拉利车队的混乱，而且能使整个车队围绕他运行，从而掌握了确保车队在F1 方程赛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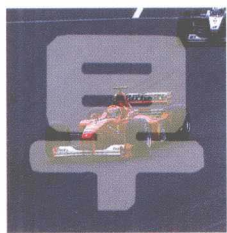
舒马赫对近十年来赛车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贡献。为此，每个车迷都应对他心存感激之情。正因为有了舒马赫，赛车运动才可能重新成为我们的话题。

祝大家阅读愉快！

①德国唯一获F1 大赛转播授权的RTL 电视台资深主任记者。——译者注



三连冠



在2002年F1方程式赛事终结之前，溢美之词已经用竭。那么，人们应该怎样为舒马赫，为法拉利车队，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系列，为一个车队和一个车手的前向披靡，不断寻觅新的词语？这可是F1赛车史上极为罕见的，甚至是未曾出现过的情形。

这一在F1历史上最先获得年度冠军的奇迹——在整个年度十七个大奖赛中的第十一个过后，舒马赫就已经无可争辩地赢得他赛车生涯里的第五个世界冠军，不过是2002年的红色主宰暂时借以停靠的泊位。法拉利车队不仅在十七站比赛中十五次夺冠，其中舒马赫十一次，而且从不在每次大奖赛的领奖台上缺席。这是一种何等的世界霸王地位。这仿佛是一种天意，并且最迟在2002年5月底就为众人所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站比赛中，纵使法拉利车队的旧款赛车遭到竞争者的新款赛车的有力冲击，却依旧赢得胜利。而自第三站巴西大奖赛起，初露尊容的法拉利2002型赛车便超声赶光，一马当先，以至他人只得望尘莫及，哀叹弗如。

2002年对法拉利和舒马赫来说，是完美与强盛，精确与可靠的展示。面对它，竞争对手如宝马-威廉姆斯(BMW-Williams)车队，麦克拉伦-梅采德斯(McLaren-Mercedes)车队皆无机可乘。这顶桂冠，是

这位来自开蓬(Kerpen)的车手来到意大利后，与简·图德(Jean Todt)、罗斯·布朗(Ross Brawn)以及整个车队经过旷日持久的劳作而精心制作的。

“我爱你们！”这是舒马赫在法国站大赛中得手从而稳坐五届车手总冠军宝座后，从领奖台上对他的车队发自内心的呼喊。在庆祝会上，他向他的战友们献上了赞歌：“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了我，并且知道，在这种场合要寻找合适的词语，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谢大家。但所有这类词语，都不足以表达我此刻面对与我并肩战斗的人们所感触到的。单单突出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因为荣誉属于大家。机修师、工程师，他们百分之百地投入工作。在以往的峥嵘岁月里，我们彼此建立了友谊，甚至可以说爱，而且愈来愈浓厚。这是我过去未曾体验过的。”

舒马赫能否获得2002年赛季冠军，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何时？但这与其说决定于整个赛季的情势，毋宁说，决定于舒马赫自己。在法国大奖赛进行到最后四圈时，比赛情形似乎显示，舒马赫是否如愿以偿，须取决于他下站大赛的表现。即使他本人，也不再相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可就在年轻的基米·莱库宁(Kimi Räikkönen)即将取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奖赛的胜利之际，他犯了一个天大的错

误：丰田车队的阿兰·麦克尼齐(Allan McNish)翻车时在跑道上留下的油污致使其车轮打滑。“我只看到标识危险的黄旗，而不知赛道上有油污。”这位芬兰人事后深感失望地抱怨道，“这是我的生涯里最倒霉的瞬间……”舒马赫乘机从他的里档超车。胜负原本已经明朗，但人们随后却必须等候上面的裁决。舒马赫也必须再次为他的胜利担忧。体育委员会^①要调查他的超车是否符合规则。麦克拉伦车队主帅隆·丹尼斯(Ron Dennis)要求委员会对此提供说明。舒马赫本人也坦陈，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犯规。不久，法拉利领队布朗抢在国际汽车联合会之前宣布：“一切如愿。”于是人们才庆幸地举杯庆贺……

除了舒米(舒马赫的昵称)和法拉利车队之外，F1世界的其他成员却不因自2000年以来红色主宰创造的成就而兴奋。不光是竞争者本人，就是他们的营销商和赞助商也渐渐感到手脚冰凉。“舒米方程式”使F1方程式变得单调乏味。而这，可以从现场观众数量和电视收视率上发现端倪。2002年最后一站比赛时，许多从事转播的电视台的收视率下降，大的代理售票机构比上一年少出售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入场券。预售2003年年度比赛入场券的情况更是糟糕，无论是一般入场券还是高级赛车俱乐部贵宾票的购买力都十分疲软。于是在人们中间产生了普遍的惊恐与怀疑，并开始寻求补救的方法。国际汽车联合会^②主席马克斯·莫思雷(Max Mosley)，还有F1推广人贝尼·艾克勒斯通(Bernie



无论舒马赫，还是 Ecclestone)不得不为他的法拉利赛车以及车队，在2002年都是最优秀的。各种激烈或深奥的建议提供一个平台。主张今后实行加重礼让权(Gewichtshandicap)，即参考冠军赛积分额外增加分数高的优秀赛车的重量，便是在各个车队流传的一种说法。在2002年最后一站日本大奖赛前，这些举措使F1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舒马赫辩护道：“这可不是我们的或我的过错，谁叫我们做得那么漂亮？事在人为，他人也可以赶超我们。”他曾在2001年拒绝那种认为他主宰整个年度(赛季)比赛的观点，可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回人们必须这样看。我们的成就表明，我们的车队是如何辛勤地耕耘，我们彼此间是多么地相互信赖。在所有的十七站比赛里，我

^①体育委员会系国际汽车联合会(FIA)的下属机构，负责F1比赛事宜。——译者注

^②全名为国际汽车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utomobile)。——译者注



们不曾中途退场,而且每次都高高地站立在颁奖台上。这的确是极其特别的……”他甚至断言,这不仅特别,而且不会再次重现:“我坚信,2003年度的比赛将不可能如是。竞争者将奋起直追。麦克拉伦车队、威廉姆斯车队将磨刀霍霍,迎头赶上。对我来说,赛情肯定会比今年更为紧迫和艰难……”但这既不扰乱他,也算不上是对他威胁。“毋宁说,首先是一种积极的挑战。因为我已意识到,凭借我们曾经拥有和将要拥有的一切,我们仍然有能力为胜利和卫冕而战。至于我们能否再造辉煌,则另当别论……”

舒马赫与法拉利车队的成就获得了所有人的高度评价,包括他们最激烈的竞争者。至于批评,不外乎车队的策略。比如,麦克拉伦车队老板隆·丹尼斯就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并不把导致F1比赛单调

乏味以及由此造成马克斯·莫思雷等人惊慌反应的原因,归结为意大利人独占鳌头的业绩,而是其车队的策略。“我们麦克拉伦车队在1988年赢得了十六场比赛中的十五场,可塞纳和普罗斯特彼此之间一直拼死搏斗,比赛的紧张性与悬念也就油然而生。人们绝对无法指责法拉利车队可喜的成绩,但其策略则令人非议。我理解他们的论点和思路。不过,他们不应该只考虑他们自己。人们必须完整地思考与拥有体育。”

事实是,法拉利车队在奥地利制造了一段丑闻:当鲁本斯·巴里切罗(Rubens Barrichello)这位整个周末的王子快要接近终线时,不得不按照车队的命令,故意让舒马赫超车而过。舒马赫对此也明显感到不悦,却又无意对抗领队图德的安排。尽管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上,舒马赫将他的同事巴里切罗作为“道德上的胜利者”推上冠军台位,却依旧无法成事之美。全世界的车迷都感到受骗上当。国际汽车联合会以“无视颁奖仪式之规定”的理由,对意大利人课以罚款一百万美金的惩处。

这位2002年度世界冠军显得很愉快,虽然他曾想与巴里切罗并肩冲过终线。但比赛却以巴里切罗的胜利告终。



后来，纵然这类玩耍不再重演，但每当舒马赫与巴里切罗同时领先于他人时，人们还是能够从他们名次的变化中明显地觉察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侵犯条约”。观众由此不断产生单调乏味的感受，也就不足为怪。

在美国印地安那波利斯(Indianapolis)举行的 2002 年度最后第二站比赛时，这类玩耍最终以有趣的方式失败，或者说，差不多失败。在比赛货真价实地进行到最后几圈时，领跑在前的舒马赫向法拉利车队指挥中心发问，他可否让他身后的巴里切罗超车，以回报后者在奥地利站比赛时的

“单靠逻辑，人们并不能一直在F1比赛中得逞的。许多单个的，细小的因素都发挥着作用。个中的因由，有时简直难以说清。”

——简·图德

“谦让”。看来，舒马赫一直为那件丑闻惶惶不安。然而，图德的回答是“不”，他的原则很明确 在奥地利上演的那一幕再怎么也不能重现。

领队的话犹如圣旨。舒马赫无条件地忠于图德，但他立刻又在思忖另一种尝试：至少要让巴里切罗与他同时冲过终线。但这种尝试在以千分之秒为计算单位的电子计时时代未必能得逞。在最后冲刺阶段，巴里切罗快马加鞭，以期超前舒马赫几许，因为他也和他在法拉利维修站的同事一样，不清楚事情的契机。虽然这并非舒马赫的初衷，而且他

也没有背着图德做小动作的企图，然而当巴里切罗夺冠的努力成为事实后，舒马赫对自己的弄巧成拙也没有感到特别的不快。他最终实现了他原始的愿望：让巴里切罗获胜，同时又没有直接违抗图德的旨意。当然，他对此只能秘而不宣。正如他在奥地利站比赛后所做的那样，宁愿通过他充满矛盾的解释使自己惹眼招嫌，也不让外界对图德及其地位提出疑问。

谁能随心所欲地设计比赛结果，他就一定具有横扫千军的绝对优势。2002 年法拉利车队总积分为 221 点，是其他所有竞争者各自积分的总和。事实胜于雄辩。连宝马汽车集团体育总裁格尔哈德·贝戈尔(Gerhard Berger)也这样总结道：“作为赛车构造设计品评的第二名，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不过，“当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跟法拉利有多大的差距，在冬季过后，又有多少需要弥补的，就会有点头疼。”

尽管如此，在意大利车队的强劲对手中，没有人附和莫思雷和埃可勒斯通的建议。“我们曾经在德国跑车冠军赛(DTM-Deutsche Tourenwagen-Masters)引进重量规则，随后却又取消，因为它无助于体育的诚实性。”梅采德斯集团体育总裁诺贝特·豪格(Norbert Haug)还补充道：“对F1来说，这是完全难以设想的。”至于有关车手替换的想法，他则根本不想发表评论，但以



胜者如此庆贺：这是当舒马赫在2002年法国大奖赛获胜，从而赢得赛季冠军后，法拉利车队的合影。

为，“如果我们10月份不实施，那么，到了明年4月它就可能演变成一个玩笑。”威廉姆斯车队也持同样意见：“某一规则的更改，不能用以惩罚一个作出骄人成就的车队。我们未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垮法拉利。为此我们必须兢兢业业。我们不想因最优秀车队的条件不利而取胜。”

不同寻常的是，各车队在F1组委会10月28日于伦敦召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前，彼此就已达成一种共识，并很快形成这样一种理念：必须击败莫斯雷，并使之屈服。

尽管2003年F1的规则有这样一些变化：资格赛将单个举行，星期五的练习成绩将决定星期六资格赛的排位顺序；轮胎公司允许专门为不同的车队各提供两种类

型（硬的和软的）的轮胎用于比赛，而迄今为止所有车队只能挑选两套混合轮胎。推行新规则的

目的无非是增加比赛的紧张性，但在旁人看来，似乎是对意大利车队的策略的反应，并且让赛车迷获得这种印象：人们已经对此制定了相应的举措。可内行们只会嗤之以鼻，因为这种规则实际上难以付诸实践。每一车队都不乏丰富的手段去执行其内部指令，却又能不让他人捕获到证据，即便他人对车队与车手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实施监听。无论如何，法拉利今后不必为此牵肠挂肚。

素 有意大利“仪仗队”之称的法拉利车队几年前就已告别了它的忧虑期，确切地说，是从2000年10月8日起。这一天也被载入了汽车运动的历史。甚至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两个小镇——德国下莱茵地区的开蓬与意大利摩德拿附近的马拉内罗(Maranello)

“我以为，如果人们有过一次领先舒马赫的经历，就可以制约他。当然，假如人们给他留有一点余地的话，那就完了，因为他会充分地利用时机。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超越舒马赫，人们自然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在这次赛季里，法拉利车队在处理各种关系时所做的一切，简直难以置信”

——**麦克拉伦车队车手大卫·库尔特德(David Coulthard)**

的地方志里也有所记载。作为人和车队——米歇尔·舒马赫与法拉利的故乡，彼此虽然相距甚远，却在这一天的日本时间16:02，中欧时间9:02，如此不可分隔地

连为一体。

弹指一挥间。这位曾两次荣获F1年度世界冠军的德国人来到意大利已经五年。五年来，他只想实现一个梦：跟法拉利一起去夺取世界冠军。五年来，在开蓬和美兰那罗，当香槟酒木塞“砰”飞，啤酒、红葡萄酒倾泻如涌的时候，当德国与意大利赛车迷醉酒狂欢，通宵达旦的时候，舒马赫却多少在为夺冠处心积虑。五年来，虽然他四度无功而返，却始终为冠冕而艰辛奋战。他不仅要同环境同倒运拼搏，而且要同自己的失误、车队的无能为力以及各种风险抗争……

深 沉的夜幕覆盖着铃鹿市(Suzuka)，厚实的深灰色云块滞留当空，并抖洒着绵绵的细雨，使赛场的灯光显得格外地暗淡。然而，当舒马赫摘下头盔，走出赛车，与奔涌而来的人们——拥抱之际，闪电蓦然在轰轰雷鸣的烘托下凌空亮相，挑明了看台，与新生的世界冠军交相辉映。决战拉下了帷幕，而且又是如此的光彩夺目，硕果累累。现在，舒马赫可以饱吸清新的空气，垂放僵硬的双肩，消释内心的紧张与畏惧。这是一种对失败的畏惧，它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快要跨入终线的那一刹那。

铃鹿，当时（东京）时间15:40，当比赛进行到最后十三圈时，舒马赫似乎能够获取2000年年度冠军，亦即他赛车生涯中的第三次F1冠军。16:02时，比赛情况更为明朗，因为舒马赫在第二次进站后越过了莱库宁。“形势很可观，很可观，当我出站时，罗斯·布朗不停地在报话机里向我嚷叫。”神采奕奕，轻松自如的他事后这样叙述到，“但在整段时间里，我一直害怕到头来听到这样的话：‘不，现在形势并不太妙。’”这位来自开蓬的小伙子当时确实怀疑，他是否真的遥遥领先。“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前面的行驶中有出色的表演。首先，天降细雨，我的车胎磨损得相当厉害；其次，我必须超越前面的两辆车，然后在进站后，又要追过贝纳通(Benetton)车队的车手。”恰逢此时，他听到了他

2000年赛季的低潮：在德国霍根海姆(Hockenheim)大奖赛发车时，舒马赫的车被撞坏。在整个夏季，技术问题缠绕着他。他不得不等待转机。





竞争消失了：
梅采德斯体育总裁
对这位昔日的被保
护人的成就感到由
衷地欣喜。

一生中最甜美的声音，即
便它的主人是嗓音沙哑的
布朗。“绝了！”这时舒马
赫即将从站道转入赛道，

而莱库宁尚未在此段直道的尾段出现，
“这是我赛车生涯里最美妙的时刻。而后
要做的仅仅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
不再失误，稳稳当当地抵达终点。当我越
过终线时，表示终点的格子旗终于被我
抛向身后，我的感觉实在难以形容，正可
谓言不尽意。”

从 2000 年赛季开始起，车队和车手
承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一
年里，舒马赫必须成为世界冠军。他以及
他的最高上司，法拉利老板鲁卡·迪·蒙
特泽莫洛(Lucadi Montezemolo)心里
都明白这一点。在意大利，除非拿到冠
军，否则就被视为失败。没有人再能容忍
法拉利的不佳表现，媒体是这样，遑论法
拉利的大股东菲亚特(FIAT)汽车集团。
正惟如此，F1 的预算在此期间被提高到
2.5 亿美元。

法拉利在赛季之初的成绩是辉煌的：

头三站比赛一气呵成。法拉利终于搭上了顺风车。在赛车的可靠性上，法拉利明显地凌驾于他队之上。图德对此十分满意：“尽管这还算不上是特大的惊喜，可今年我们终于从一开始就拥有富于竞争力的赛车。这几年来，我们一直为这一目标而工作，并且大量投资。我们建造了自己的测试风洞，重组了我们的团队，招募了新的生力军……”对自己能否在2000年夺冠，舒马赫并不怀疑，尽管他这样说，“赛季开始时，我便相信，形势会显得越来越严峻。”随着他连续三次在大奖赛上获胜，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乐观起来，即便在澳大利亚的第一站和在巴西的第二站比赛中，他得益于莱库宁的提前退出。“世界冠军每每在每一赛季之初而非之末诞生。”前世界冠军杰克易·斯图尔特(Jackie Stewart)曾这样断言，看来他言之有理。

有前面三场比赛的战绩作垫底，舒马赫便不会因夏天的败局而坠落。“摩纳哥站比赛的出局自然令人懊恼，因为那本是到手的猎物。”法国站的技术故障，尤其是奥地利站比赛和德国站比赛的发车事故，“连续三次零分，自然苦涩难咽。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并不由此而惊慌失措，即使后来我们又历经挫折。”在匈牙利站和比利时站，法拉利在与麦克拉伦的角逐中明显处于下风。米卡·哈基宁(Mika Haekinen)主宰了比赛，并第一次名列榜首。这似乎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向人们宣示：他可以改变冠军战的态势。尽管